



世界经典名著

美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八)

于 明 译

张 虎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美〕约翰·斯坦培克	
珍珠	员
〔美〕兰斯顿·休士	
一个星期五的早晨	苑
〔美〕欧斯金·考德威尔	
跪在上升的太阳下	愿
〔美〕艾伯特·马尔兹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缘
〔美〕威廉·萨洛扬	
桔子	怨

珍 珠

〔美〕约翰·斯坦培克

“在城里，人们传讲着大珍珠的故事——它是如何找到的，又是如何失去的。人们讲到渔夫奇诺、他的妻子胡安娜和他的婴孩小狗子。由于故事被讲过那么多遍，它已经在每个人的心里生了根。和留在人们心里的所有反复讲过的故事相同，其中只有好的和坏的东西、黑的和白的东西、善良的和邪恶的东西，而不管哪里都没有中庸的东西。

“若这个故事是个寓言，大概各人都从里面领会他自己的意义，也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去读它。不论如何吧，在城里人们说……”

第一章

奇诺在灰暗中醒来。星星仍在闪耀，白昼在东方的天边也只留下了一抹淡淡的亮光。公鸡叫了半天，早起的猪群也已开始不断地翻动着小树枝和碎木片，看看有没有漏过什么可以吃的东西。在茅屋外的霸王树丛中，一群小鸟一面噉噉喳喳地叫着，一面扑打着翅膀。

— 员 —



奇诺睁开了眼，他先看看那个慢慢亮起来的四方形——那是门，接着看看那吊在空中的箱子，那里面睡着小狗。最后他转过头去看他的妻子胡安娜；她挨着他躺在席子上，她的蓝披巾盖着她的鼻子和乳房，围着她的腰。胡安娜的眼睛也睁开了。奇诺一点也记不起，他在醒来时也曾看到它们闭着过。她的黑眼睛仿佛一双亮晶晶的小星星。正像她平时醒来时那样，她这会儿也在看着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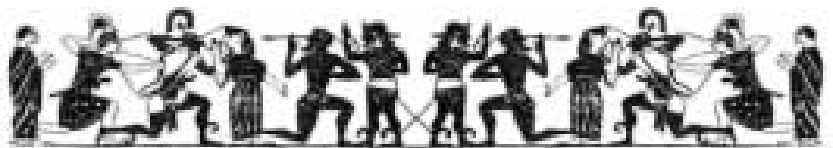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奇诺听到早潮轻轻拍着沙滩的声音。那声音十分好听——奇诺又闭上眼睛去听他的音乐。大概只有他一个人如此，也许他那个民族都那样做。他的民族曾经是伟大的作曲者，所以凡是他们看见、想到、做过或是听到的东西都变成了歌曲。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些歌曲流传了下来；奇诺知道它们，但没有新的歌曲增加。这并非说没有个人的歌曲。奇诺的脑子里这会儿就有一支歌，又明朗又柔和，如果他说得出的话，他会管它叫作“家庭之歌”。

他的毯子盖在他的鼻子上，抵御着湿冷的空气。他的眼睛朝着身边一阵沙沙的响声溜了过去。是胡安娜起身了，近乎没有声音。她光着粗硬的脚走到小狗子睡的吊箱面前，弯下身子轻轻哄了哄他。小狗子仰头望了一会儿，又闭上眼睡着了。

胡安娜走到灶坑前面，拨出一块煤，一边扇着，一边把小柴枝折断加在上面。

这时奇诺起来了，用毯子裹起脑袋、鼻子和肩膀。他把脚伸进凉鞋，走到屋外，去看破晓的天空。

他在门外面蹲了下来，把毯子的两头围拢在膝盖上。他看见海湾上一朵朵云彩在天空中泛着红光。一只山羊走近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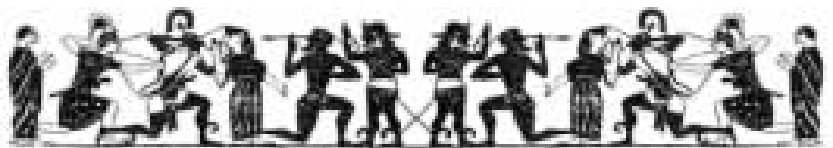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嗅嗅他，睁着冷漠的黄眼睛呆呆地瞪着。在他身后，胡安娜点起的火冒出了熊熊的火焰，沿着茅屋的墙缝里投出一道道的火光，从门口也投出一块四方形的不停摇曳的光。一只来迟的飞蛾扑了过去觅火。“家庭之歌”现在从奇诺身后飘过来。胡安娜正磨着玉米来做早餐吃的饼，那块磨盘的转动就是家庭之歌的节奏。

不久黎明来到了，一抹淡彩，一道红光，一片明亮，接着爆发出一团烈火——太阳从海湾里升起了。奇诺垂下眼睛，躲避那炫目的光芒。他能听到屋子里轻轻拍玉米饼的声音，闻到它们在不平锅上发出的香味。蚂蚁在地上忙着，有全身亮晶晶的大黑蚂蚁，也有灰溜溜的跑得很快的小蚂蚁。一只灰溜溜的蚂蚁正胡乱地想要逃出一只蚁狮给它挖下的沙子的陷阱，奇诺以上帝的超然态度在一旁观看。一只瘦嶙嶙、怯生生的狗走拢来，一听到奇诺温柔的呼唤，就缩做一团躺下，尾巴差不多盘到了爪子上，又把下巴轻轻地搁在这个堆堆上。这是条黑狗，在应该长眉毛的地方生着金黄的斑点。这是同其它早晨一样的一个早晨，但又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早晨。

奇诺听到了绳子唧唧嘎嘎的响声。此时胡安娜正把小狗子从呆篮里抱出来，擦洗干净，又搁在她胸口用披巾兜成的吊床里。奇诺用不着望就能知道这些事情。胡安娜轻柔地唱着一支古老的歌，这支歌只有三个音符，但音程却有无尽的变化。这也是“家庭之歌”的一部分。所有都只是一个部分。有时它高上去成为一种痛苦的、攥住喉头的和音，诉说着这就是安全，这就是温暖，这就是完美。

隔着篱笆墙还有其他的茅屋，从那些屋子里也有烟冒出

— 猿 —



来，还有做早饭的声音，但那些是别的歌，他们的猪是别的猪，他们的妻子不是胡安娜。奇诺年青又结实，黑红的头发遮在棕色的前额上。他的眼睛热情而又明亮，胡子又稀又粗。他现在把毯子从鼻子上挪了下来，由于阴暗有毒的空气已消散，而黄澄澄的阳光落在屋子上了。在篱笆墙周围，两只公鸡张开翅膀，竖起颈毛，低着头相互佯攻。这将是一场笨拙的战斗。它们不是斗鸡。奇诺望了一会儿，接着他抬起眼睛去看一群野鸽忽隐忽现地向内地的群山飞去。这时世界已醒来，于是奇诺站起来，走到他的茅屋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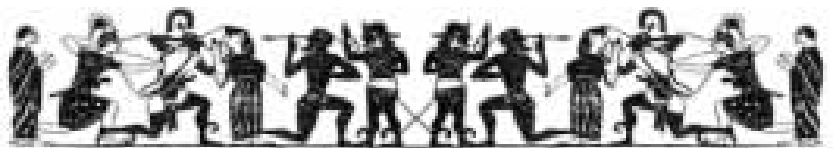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当他走进门时，胡安娜从火光熊熊的灶坑前站了起来。她把小狗子放回到吊篮里。然后她梳了她乌黑的头发，编了两条辫子，又用细绿缎带扎住辫梢。奇诺蹲在灶边，卷起一张热玉米饼，蘸一蘸作料吃了下去，又喝了一点龙舌兰汁；这便是早饭了。这是他所吃过的唯一的一种早饭，除了节日，另外诸圣节那天一顿惊人的、险些把他撑死的甜点心除外。奇诺吃完后，胡安娜回到灶旁吃她的早饭。他们也说了几句话，但若谈话只不过是一种习惯，也就没有什么必要的。奇诺满足地舒了一口气——这也就是谈话。

阳光温暖地晒着茅屋，一长道一长道地从隙缝里透进来。有一道阳光落在小狗躺着的吊篮上，落在那些吊篮子的绳子上。

一个细微的动作把他们的眼光吸引到吊箱上。奇诺和胡安娜呆呆地一动也不动了。沿着那条把孩子的箱子挂在屋梁底下的绳子，一只蝎子正缓缓往下爬。它那螫人的尾巴伸在后面，又平又直，但一转眼它就可以把它竖起来的。

奇诺的呼吸在鼻孔里嘶嘶响，于是他不得不张开嘴来止

— 源 —



住它。然后惊骇的神情从他脸上消失了，僵硬的感觉也从他身上消失了。他脑子里响起了新的一支歌，这是“恶之歌”，敌人的音乐，家庭的所有仇敌的音乐，一种野蛮、诡秘、危险的旋律，同时，在它的下面，“家庭之歌”悲伤地呼号着。

蝎子沿着绳子轻轻地朝着箱子爬下来。胡安娜悄悄地重复着一句古老的咒语，来抵御这祸害，她又咬紧牙关喃喃地念了一声圣玛利亚保佑。奇诺行动起来了。他的身子悄悄地溜到屋子的那一边，平稳且毫无声息。他的手举在面前，手心向下，眼睛死盯着蝎子。在蝎子下面的吊箱里，小狗一面哈哈地笑着，一面把手朝着它伸了上去。当奇诺几乎够得着它的时候，蝎子觉察到了危险。它停住了，它的尾巴轻轻颤动着，竖了起来，尾梢的弯钩闪闪发亮。

奇诺一动也不动地站住了。他听得见胡安娜仍在低声地念着那古老的咒语，他也听得见敌人的音乐。得等蝎子动了，他才能动，但蝎子却在探索着那正在临近的死亡的来源。奇诺的手十分缓慢、十分平稳地向前伸出去。那带钩的尾巴笔直地竖起来了。正在这时，哈哈笑着的小狗子摇动了绳子，蝎子掉了下来。

奇诺的手跳起来去抓它，但蝎子从他的手指旁边漏了下去，落在孩子的肩上，停住，而且螫着了。奇诺立即咆哮着抓住了它，抓在手指中间，在手心里把它搓得稀烂。他把它扔下去，用拳头把它打进泥地，而小狗子在箱子里疼得哇哇地哭喊起来。但奇诺一直把敌人打得和踩得只剩下点碎片和泥土中的一块湿印子。他的牙露了出来，怒火在他眼里燃烧，“敌人之歌”在他的耳朵里咆哮。

但胡安娜这时已把孩子抱在怀里了。她找到螫痕，周围

— 缘 —



已开始发红了。她把嘴唇凑在螫痕上，使劲地嘬了又吐，吐了又嘬，这时小狗子直在哇哇地哭叫。

奇诺来回转动；他不知如何是好，他变得碍手碍脚了。

孩子的哭声惊动了邻居。他们都从各自的茅屋里涌了出来——奇诺的哥哥胡安·托玛斯和他的胖老婆阿帕罗妮亚，及他们的四个孩子，挤在门口，堵住了来路，同时，在他们后面，别人也要往里面看，还有一个小男孩在一堆大腿中间爬过来看。前面的人把话传给后面的人——“蝎子。宝宝给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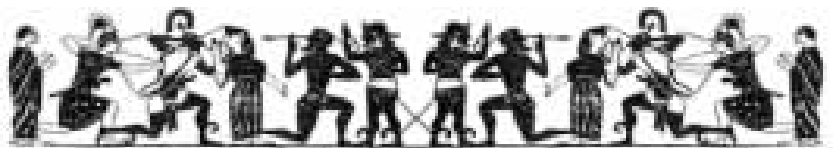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胡安娜停了一会儿没有嘬伤口。小孔稍微变大了些，它的边沿由于嘬吸而变白了，可红肿在向周围蔓延，形成一个隆起的含淋巴的硬块。这些人人都知道蝎子的厉害。一个大人被螫之后也会病得很凶，况且一个小娃娃，很容易给毒死的。他们知道，一开头会出现红肿、发烧，喉咙会肿胀，接着腹部会痉挛起来，若进去的毒液相当多的话，小狗子说不定还会死掉。但螫伤的刺痛渐渐消失了。小狗子的哭喊变成了呻吟。

奇诺常常对于他那有耐性的、柔弱的妻子的钢铁一般的意志感到惊奇。她这个顺从、恭敬、愉快而又有耐性的女人，能一声不吭地弓着背忍受产痛。她近乎比奇诺自己还能耐劳和挨饿。在小船上，她像一个强壮的男人似的。如今她又做了一件最惊人的事情。

“大夫，”她说。“去请大夫。”

这话传到了那些挤得紧紧的站在围着篱笆墙的小院子里的邻居们之间。他们相互反复地说，“胡安娜要请大夫。”要请大夫是一件惊人的事情，一件重要的事情。把他请到将会

— 远 —



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大夫从来不到这堆茅屋中来的。既然他照顾住在城里那些石头和灰泥的房屋里的阔人们已忙不过来，他又何苦来呢？

院子里的人们说，“他不会来的。”

门口的人们说，“他不会来的，”于是这想法也到了奇诺的脑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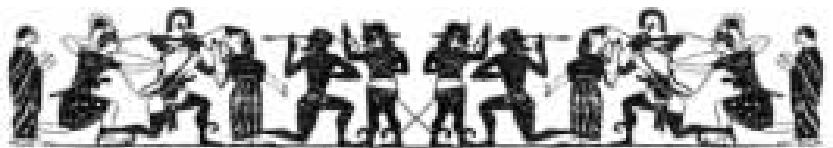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奇诺对胡安娜说，“大夫不会来的。”

她仰头望着他，眼神冷冷的，象一只母狮的眼睛一样。这是胡安娜的头一个孩子——这近乎就是胡安娜的世界里所有的一切。奇诺看出了她的决心，于是家庭的音乐以钢一般的调子在他脑子里响起来了。

“那么我们去找他，”胡安娜说，接着她用一只手把深蓝色披巾披在头上，用披巾的一头做成一个吊带，吊着呻吟的孩子，用另一头在他眼睛上面制成一块遮布，给他挡住亮光。门口的人往后面的人身上挤，为她让路。奇诺跟着她。他们走出篱门，踏上布满车辙的小道，邻居们紧跟着他们。

这事已变成街坊上的一桩事件。他们形成了一个快速的、脚步轻悄的队列，向市中心进发，最前面的是胡安娜和奇诺，后面是胡安·托玛斯和阿帕罗妮亚，她的大肚子随着吃力的脚步微微摇晃，接着是所有的邻居，还有孩子们在两边跟着小跑。黄澄澄的太阳把他们的黑影子投在他们前面，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影子上走着。

他们来到了茅屋尽头，石头和灰泥的城市从这里开始，城里的房屋外面的森严的围墙，里面是阴凉的花园，园子里有小喷泉在喷水，紫茉莉藤用紫色、砖红色和白色的花叶覆住了墙。他们听到来自花园里的笼鸟的歌唱，听到凉水喷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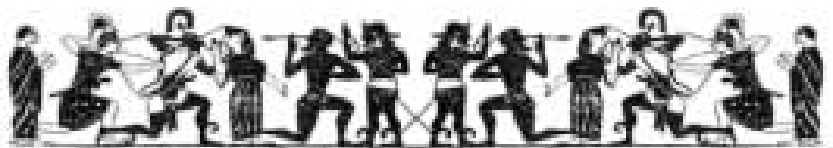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在热石板上的声音。这个队伍通过亮得刺眼的广场，从教堂前走过。队伍现已扩大，外围的那些匆匆忙忙新加入的人听人们低声讲着孩子如何给一只蝎子螫了，他的父母又如何带他去看大夫。

新加入的人，特别是从教堂前面来的乞丐们——他们是擅长财务分析的大专家，飞快地看了看胡安娜的旧蓝裙子，看到她披巾上的破洞，看看她辫子上的绿缎带，察看了奇诺的毯子的时间以及他那洗过千百遍的衣服，然后断定他们是穷苦人，便跟着去看会有怎样的戏出演。教堂前面的四个乞丐知道城里的所有事情。年轻女人走进去做忏悔时，他们研究她们的脸色；等她们出来时，他们又看见她们，而且判断她们罪愆的性质。他们知道每一桩细小的丑事，也知道一些重大的罪行。在教堂的阴影里，他们睡在自己的地盘上，所以没有人能不给他们知道而溜进去寻找慰藉。他们也知道那个大夫。他们知道他的无知、他的残忍、他的贪婪、他的嗜好、他的罪孽。他们知道他那些笨拙的堕胎手术及他难得施舍的那些褐色的小铜钱。他们看到过他的病人的尸体给抬进教堂去。这时，由于早弥撒已经完了，生意也很清淡，他们便跟着行列走去，这些无止无休地渴望了解他们同胞的人们，便去看那懒惰的胖大夫会如何对待一个给蝎子螫了的贫苦的孩子。

匆匆的队伍终于来到大夫住宅的围墙中间那扇巨大的大门前。他们能听到喷水泉的飞溅声，笼鸟的歌唱声，以及长扫帚在石板上扫过的声音。从大夫的住宅里，他们还能闻到煎上等咸肉的味道。

奇诺犹豫了一会儿。这个大夫跟他不是同一个民族。这

— 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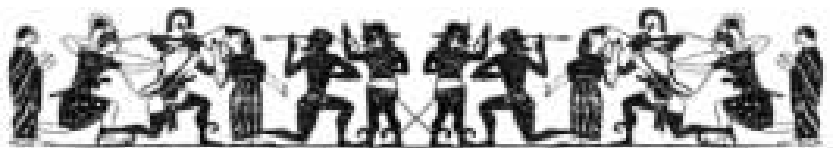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个大夫是另一个种族的人，那个种族近四百年来打过、饿过、抢过、鄙视过奇诺的种族，而且吓住了他们，因此土人谦卑地来到他的门前。如同他一向走近这个种族中所有人时那样，奇诺同时感到软弱、害怕和愤怒。愤怒和恐怖掺杂在一起。要他杀死这个大夫，会比跟他谈话更容易，因为大夫的种族中所有的人跟奇诺的种族中所有人说起话来，就如同他们都是愚鲁的牲口一样。当奇诺把右手举向大门上的铁环时，义愤填膺，敌人的喧闹的音乐在他的耳朵里震响，他的嘴唇紧贴着牙齿——但，他却举起了左手去摘帽子。铁环在门上敲打着。奇诺脱下了帽子站着等候。小狗子在胡安娜怀里轻轻地哼着，于是她轻轻地去哄他。队伍为了看得清楚一些，听得清楚一些，挤了拢来。

过了一会儿，大门开了几寸。奇诺从那个缝隙里能看到园子里让人凉爽的绿荫和小喷泉。那个向外望着他的男人跟他是一个种族。奇诺用本族语同他说话。“小东西——头生的——给毒蝎子咬了，”奇诺说。“他需要医师的帮助。”

大门关上了一点儿，那仆人不愿用本族的语言说话。“等一会儿，”他说。“我自己去通报，”于是他关上大门，并插紧了插销。刺目的太阳把这群人连在一起的影子黑沉沉地映在白墙上。

大夫坐在他卧室里的高床上。穿着巴黎运来的红纹绸长睡衣，如果扣上扣子的话胸口就有点儿紧了。他的膝上搁着一个银托盘，里面放着一把银制的巧克力壶和一个薄磁的小杯。杯子是如此纤巧，以致当他用大手把它举起，用拇指和食指的尖儿把它举起而把另外三个指头远远地伸开以免它们碍事，那副模样实在可笑。他的眼睛陷在鼓起的小肉窝里，

— 怨 —



他的嘴角因为不满而搭拉着。他越来越胖，他的嗓音，因为喉头的脂肪太多已经变得沙哑了。他旁边的一张桌上放着一面东方式的小锣和一盆纸烟。屋里的陈设既笨重又暗淡，阴森森的。挂的画儿都带有宗教意味，连他亡妻的着色大相片也是如此；若她遗嘱里规定的并由她本人遗产中出钱做的那些弥撒有什么用处，那她该是在天堂里了。大夫有一段时期，曾是上流社会的一分子，而他后来的整个生活就是对法兰西的忆念和恋慕。他说：“那才是文明的生活呢，”——他的意思就是指当年他曾靠着一笔小小的收入养姘头和下馆子。他倒出了第二杯巧克力，又用手指弄碎了一小块甜饼干。从大门口来的那个仆人走到敞着的门前，站在那儿等着被他看见。

“ 什么事儿？”大夫问。

“ 有个小印第安人带着孩子。他说孩子给蝎子螫了。”

大夫先轻轻地放下杯子，接着才让怒火上升。

“ 我难道没有别的事儿可做，只能给‘小印第安人’治治虫伤吗？我是个医生，不是兽医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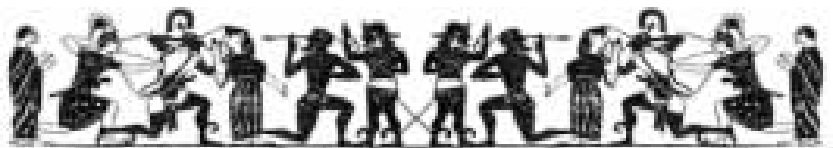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 是，老爷，”仆人说。

“ 他有钱吗？”大夫追问。“ 没有，他们一向没有钱的。我，世界上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应当白干活——我可腻味透了。看看他有没有钱！”

在大门口，那仆人把门开了一条缝，向外面看了看，在等候的人们。而这一次他用本族的语言说话了。

“ 你有钱付治疗费吗？”

于是奇诺把手伸进毯子里一个秘密的地方。他掏出一张折叠了很多层的纸。他一层又一层地把它剥开，直到最后才



露出八颗畸形的小珍珠，象小烂疮一样，又丑又灰黯，压得扁扁的，几乎一文不值。仆人接过纸去，再关上大门，但这一趟他去的时间很短。他把大门开了一条缝，刚够把那张纸递回来。

“大夫出去了，”他说。别人请了他去看一个害重病的人。”然后，由于羞耻，他赶紧关上了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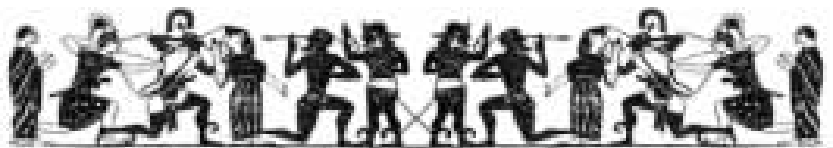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于是一阵羞耻的感觉传遍了整个队伍。他们都散开去了。乞丐们回到教堂的台阶上去，游荡的人们离开，邻居们也走开了，免得继续看着奇诺当众受辱。

奇诺在大门前面站了很久，胡安娜呆在他旁边。慢吞吞地，他把他那求情的帽子戴在头上。接着，冷不防地，他用拳头狠狠地捶了大门一拳。他惊讶地埋下头去，看到他的裂开的指关节沿着他手指缝里往下流着的鲜血。

第二章

这个城在一个宽阔的港湾上，它那刷着黄色灰泥的古老的房屋紧挨沙滩。沙滩上排列着那些来自那亚里特的白蓝二色的小船，渔民用秘方制成一种坚硬的、贝壳似的、防水的胶泥，这种胶泥使小船保存了好几代，这是些高高的、优美的小船，有弯曲的船头和船尾，船腰还有一个装着帆桁的部分，在那里能竖起一根桅杆，挂上一张小三角帆。

海滩上铺满了黄沙，可水边上却乱糟糟的，堆着贝壳和海藻。招潮蟹在沙中的洞穴里冒泡吐沫，浅滩上的小龙虾在乱堆和沙子之间的它们小窝里钻进钻出。海底布满爬行的、游泳的、生长着的生物。褐色的海藻在缓慢的水流中飘动，



绿色的鳗草在摇摆，小海马牢牢地攀着它的梗子。有斑点的波鲐特——一种有毒的鱼——躺在海底的鳗草床里，色彩鲜艳的游泳蟹就在他们身上来来往往。

在沙滩上，城里的饿狗和饿猪不断地寻觅着可能在涨潮时漂上来的死鱼或死海马。

尽管天色还早，迷蒙的海市蜃楼已经升起了。那种把某些东西放大、又把另一些东西隐藏起来的变幻无常的空气，弥漫着整个海湾，以致所有的景象都是不真实的，视觉也是不可靠的；海上和陆上，有的景象轮廓清楚，有的又象梦一般的模糊。也许正由于如此，海湾的居民信赖精神上的东西和想象中的东西，而不信任自己的眼睛所告诉他们的距离或者清晰的轮廓，或者所有光学上的精神性。从小城遥望港湾的对面，一部分红树像用望远镜看到那样地轮廓分明，而另一丛红树却是一个模糊的暗绿斑点。一部分远处的海岸在那看起来象水波似的微光中消失了。视觉非一定可靠，没法证明你看到的东西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于是海湾的居民以为任何地方都是这样的，他们也并不觉得奇怪。一片黄铜色的雾霭弥漫在水上，炎热的朝阳射在上面，使水波荡漾得眩目。

渔民的茅屋在小城右边的沙滩后，那些小船就排列在这个区域的前面。

奇诺和胡安娜缓缓走下海滩，来到奇诺的小船旁边，这是他在世界上唯一珍贵的东西。船旧极了。奇诺的祖父把它从那亚里特带来，又把它传给奇诺的父亲，相同地它又传到奇诺的手里。它既是财产又是饭碗，由于有一条船的男人能保证他的女人有饭吃。它是防御饥饿的堡垒。奇诺每年都用



那坚硬的、贝壳似的胶泥重新修整他的小船，他所用的秘密方法也是他父亲教给他的。如今他走到小船旁边，象以前那样温柔地摸摸船头。他把他的潜水石、他的篮子和两根绳子都放在小船旁边的沙上。然后他又把毯子叠好，放在船头。

胡安娜把小狗子放在毯子上，又把她的披巾遮在他身上，让炎热的太阳晒不到他。现在他安静了，可是他肩上的红肿已蔓延到脖子上和耳朵后面了，他的脸孔也膨胀着，在发烧。胡安娜走到水边，走进浅水。她拾起一些褐色的海草，制成一块扁平的、湿润的糊药，把它敷在孩子红肿的肩膀上，这个疗法未必不如别的疗法，并且可能比那位大夫的手术更高明些。但这疗法却没有他的那种权威，因为它既简单又不费钱。小狗子没有发生腹部痉挛。也许胡安娜已及时把毒液嘍出来了，但她并没有嘍出她为她的孩子感到的忧虑。她并未直接为孩子的复元祈祷——她祈祷让他们采到一颗珍珠来请大夫给孩子治病，因为人们的脑子像海湾里的海市蜃楼般虚幻。

如今奇诺和胡安娜把小船从沙滩上推下水去，等船头一漂起来，胡安娜就爬了进去，同时奇诺把船尾推下水，在旁边看着，直到船尾也慢慢地漂了起来，在细小的碎浪上摇荡着。接着奇诺和胡安娜一齐用他们的双叶桨在海里划起来，于是小船弄皱了海水，嘶嘶响着，迅速地前进。其它的采珠船早就出去了。不大一会儿，奇诺就看到他们在烟雾中聚集在一块儿，停泊在养贝场的上面。

光线通过海水渗透到养贝场，在那里，带褶边的珠母牢牢贴在粗糙的海底，海底满是破碎的、剖开的珠母的空壳。就是这个养贝场曾在以前使西班牙国王一跃而为欧洲一霸，



帮他支付了战费，并为赎救他的灵魂修饰了教堂。有的珠母壳上长着裙裾样的褶边；有的珠母边上贴着一丝丝海草，身上有小螃蟹爬来爬去，壳上覆盖着蛤蜊皮。这些珠母会遇到一点意外，一粒沙子会陷在肌肉的皱折里，刺激肌肉，直到肌肉出于自卫用一层光滑的珍珠质把沙粒包住。一旦这情况开始，肌肉就继续包裹那外来物，直到它在浪潮的冲击中掉出来，或直到那珠母被毁灭。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潜入水底，把珠母从养贝场采走，剖开，寻找那些被包裹起来的砂粒。很多鱼群呆在养贝场周围，为了能靠近被采珠人扔回来的珠母，靠它过活，而且可以啮咬那些发亮的内壳。而珍珠却是偶然找到的东西，找到一颗珍珠是运气，是上帝或天神或二者一起在你肩上宠爱的一拍。

奇诺有两根绳子，一根拴在一块大石上，一根拴在篮子上。他脱下衬衣和裤子，再把帽子放在船底。水像油一样的光滑。他一手拿着石头，一手拿着篮子，接着脚先下水，从船边上溜了下去，石头便把他坠到海底。他后面冒着气泡，直到水重又澄清，他能看见东西时为止。上边，水面是一面起伏不定的、亮晶晶的镜子，他能看到小船的底穿透水面。

奇诺小心地移动着，以免水让泥沙搅混。他一只脚勾住石头上的环子，手快速地动着，把珠母一只只、一球球的揪了下来。他把它们搁在篮子里。有些地方，珠母互相粘在一起，所以就被成堆地揪下来。

奇诺的民族歌唱过所有发生或存在的事物。他们给鱼作过歌，为愤怒的海和平静的海作过歌，为光明和黑暗、太阳和月亮作过歌，而这些歌都在奇诺的心里，也在所有人民的心里——每一支歌曲，甚至那些已被遗忘的歌曲。当他慢慢



装满篮子时，奇诺的心里就有了歌，这支歌的拍子，就是他的心脏从他憋住的那口气里吸取着氧气时怦怦的跳动，这支歌的旋律就是那灰绿的海水，那来来往往的小动物，和那些一闪即逝的鱼群。但这支歌里还有一支内心的隐秘的小歌，几乎感觉不出，但总在那儿，甜蜜、隐秘而又执着，几乎隐蔽在那对位旋律里面。这就是那“可能有的珍珠之歌”，由于每一个扔在篮子里的珠母都可能含有一颗珍珠。机会很渺茫，可运气和天神可能会成全他的。奇诺知道，在他头顶上面的小船里，胡安娜正在施展祷告的魔术，她绷紧了脸，绷硬了肌肉，去夺取运气，从天神的手里把运气夺走，由于她需要运气来医治小狗子的红肿的肩膀。又由于需要很迫切，愿望也很迫切，那稳秘的、可能有的珍珠的小旋律今天早晨也就更加卖力。一个个完整的乐句明朗而柔和地在“海底之歌”里出现了。

奇诺，因为他骄傲、年青和强壮，能毫不勉强地在水底停留两分钟以上，所以他不慌不忙地干着，挑选最大的珠母。它们受到了搅扰，贝壳都闪得紧紧的。离他右边不远，隆起一个礁岩的小丘，上面布满了还无法采的小珠母。奇诺挨着这小丘移动，接着，在他旁边，在一小块突出的礁岩下面，他看到一个巨大的珠母单独呆在那里，背上没有附着同类。贝壳半开着，由于突出的礁岩保护着这个老珠母，在那嘴唇似的肌肉里，奇诺发现一道阴森森的闪光，接着贝壳就闭上了。他的心敲出一个重重的节拍，那也许有的珍珠的旋律在他耳朵里尖厉地响着。慢慢地，他用力把那珠母揪了下来，牢牢地抓在胸口。他的脚一踢便脱离了那石头上的环子，于是他的身体浮出了水面，他的黑头发在阳光中闪耀。

— 员缘 —

